

青未了



■口述城事

逐猎野兔情趣多

□张家善

野兔又名草兔，繁殖力极强，民间有“兔子一月一窝”之说。春夏期间，其产羔随着气候转暖，一窝比一窝多，到夏季食物丰盛时，可产幼兔四到五只，足见其家族之兴旺。野兔除吃嫩草外，尤最爱吃豆棵幼苗和麦苗，对农作物有不小的危害。在我儿时记忆中，常有野兔从大明湖西、北、东沿岸溜进市区，在鹊华桥、曲水亭以及我们家所在的芙蓉街出没，且胆子很大不惧怕人。那时，种地尚不知化肥、农药为何物，野兔有着良好的繁育、生存环境。在那个时代，野兔很多，且人们尚没有保护野生动物这个概念。

每到冬季庄稼收割完后，老济南人有去郊区猎兔的习惯。方法主要是：有的驾猎鹰，有的持猎枪，有的设线网，这都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常识，不是一般人都能为

之。我在十六七岁精力最旺盛的时候，热衷于跟伙伴们一起，各自带上家养的猎犬（又被称做细狗），到郊外去追逐野兔。猎犬非常讲究其品相，以四腿颀长健壮、嘴岔较长、腰细为优良品种。那时，我养有两条纯种猎犬：一条是个头较大、威猛的“黑豹”，一条是个头虽小却极具灵气的“白驹”。追逐野兔要善于观察地形，凡是无人耕种、杂草丛生的小树林，农田高低相接的堰边，准有野兔在那里藏身。一旦发现目标，先放出我的“白驹”追赶，按行话说，叫做先“遛遛兔子”。因为野兔在危险关头要拼命逃脱，它不会跑直线的，总是忽左忽右，妄图摆脱猎犬的追逐。当瞄准其呈一条弧线拼命奔跑时，再牵引着我的“黑豹”，直线追趕，这时“白驹”的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，而野兔也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，当“黑豹”如离弦之箭直扑过去时，那只野兔

便再也没有逃生的机会了，乖乖成为“黑豹”的猎物！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：当放出一条猎犬正在追逐之际，若半路上又惊（我们的行话叫做趟）起另外一只或几只野兔，此时再聪明的猎犬也会被搞得“眼花缭乱”，不知道该追哪一只才好；一旦其选错了追逐目标，直奔刚被惊起的野兔而去，其结果必将是“前功尽弃”，眼睁睁地望着那一只精力充沛的野兔越跑越远，已累得只顾张着大口喘气的猎犬就无能为力了。这时，同样需要放出另一只猎犬才能奏效。还有时，当我放出的猎犬正在奋力追逐野兔时，会与伙伴或其他不相识的放犬追逐野兔者“不期而遇”，此时此刻的猎犬，都会在这意外慌乱之中追错自己原本的猎物，那场面真是“乱”得饶有情趣。这种情况下，猎犬的主人常常会哈哈大



笑起来，在夸赞自己的猎犬抑或欣赏对方猎犬的友好氛围中，彼此召回自己的爱犬而停止追逐，那原本惊魂未定的野兔，必然趁机逃之夭夭了。

在那个年代，居住在城里的人，多数是为衣食奔波的贫民阶层。寒冬时节去郊外猎兔，我们那些尚处青春朦胧期的毛头小伙子是为享受那撒野的情趣，而多数家庭则为了能吃上野味，饱口福。此外剥了皮的整个兔肉还可以拿到市场去卖。在肉市行里，有专设的卖野兔摊位，常有五六只乃至十多只鲜亮的野兔摆在那里出售，很受市民的青睐。因为野兔善于奔跑，体内几乎没有含脂肪的肥肉，其营养价值也相当高。再者，兔皮、兔毛都可以卖钱，从经济方面来说，也是一笔可观的家庭收入呢！

■旧时民俗

昔日鲁西北的民居

□刘清洲

昔日鲁西北农村的房屋，最常见就是平顶房。平顶房的房顶一般有如下三种形式：“老檐出头”、“八砖漫顶”和“石灰捶顶”。

最常见的一种是“老檐出头”。就是用厚厚的秫秸平铺在架好的檩条上，然后在铺好的秫秸上面用厚麦秸泥抹平，房顶厚度大约在五十厘米左右。这种房造价低又实用，所以最为多见。但是，这种房顶每年要用麦秸泥抹一遍防雨。

第二种叫“八砖漫顶”。就是房顶的表面全部由八砖铺满。八砖是一种面积比现在的砖大约大一倍的近正方形的砖，其厚度大约相当于现在砖的三分之二。最值得指出的是，这是一种采用“生物工程技术”的特殊建筑形式——因为用泥稳固住的八砖铺满房顶之后，还有一道特殊的工序。就是把谷粒均匀稀疏地撒遍全部的八砖缝中。谷子粒借着铺砖时泥中的剩余水分，就慢慢地生根发芽。但是，小谷苗并不会长太高，因为水分用尽了小谷苗也

这几种民居的最大特点就是墙壁厚房顶厚。冬天保温效果好；夏天防晒效果好。真正做到了冬暖夏凉。

就枯萎了——其实，正好不需要它们长大。它们的根却盘根错节地留在了砖缝中，这样就能使八砖更加稳固，并加强了房顶的防雨性能。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还有一种叫“石灰捶顶”。这是一种既美观又坚固的房顶，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家才会修筑。就是用石灰、炉渣、泥土按照一定比例加水混合成料，备用。先在梁上固定好檩条，檩条上面钉上椽子，然后在椽子上面铺上数层芦苇席。最后将这混合料均匀地平铺在席上。厚约十多厘米。接着就是很多人，手持木板反复地用力捶打。直至表面平滑质地坚实为止。

除了房顶的三种形式，昔日鲁西北民居的墙壁构造可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整个墙壁由上到下全部由泥土或是土坯垒成。由这样的墙修成的房叫“落地白”房。一般都是很穷的人家居住。另一

类墙的根基是用砖垒成。这种墙的根基俗称“碱脚”。依修房人家的经济状况不同，“碱脚”又有五行、七行、九行和十一行高低之分，其上面的墙是用土坯垒成或是用掺了麦秸的泥土夯实而成，墙宽一般在六十厘米左右。

除了以土坯为主的平顶房之外，砖瓦结构的房屋统称瓦房。瓦房房顶尖起，其表面由鱼鳞状小青瓦呈部分重叠状铺就。“鳞次栉比”一语就由此而来。由于这样的瓦房造价甚高，几乎每村平均不到一处。一般说来，家中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人家才能修得起这样的房。

从鲁西北民居的建筑布局看，民居多为三间房为一单元，叫正房。位于中间的一间叫正间，两侧的叫里间。正间有两扇实木的门。每个里间都有一个木棂排列紧凑的窗户。有的人家在正间的后墙上安个吊窗，以利通风和采

光。如果是北房，比较讲究的人家在吊窗的位置代之以后门。这样到了夏天通风更好，使室内更加凉爽，俗称有“穿堂风”，并且平时出进更加方便。有的人家在正房的两头各修一间叫“耳屋”的房，做储藏室用。耳屋虽然和正房相连，但高度一定要低于正房。

现在人们在修房屋之前，首先要造预算。对应用的建筑材料要做精确计算。手续颇为繁杂。在六十多年前，修房也造预算。那时造预算简单极了。一句口诀就能搞定。口诀如下：“房三间，坯三千，一行碱脚二百砖，三五千（坯）连门堵；三间房两架梁，十五根檩条修好房；要想百年住，还得四梁加八柱。”这就是劳动人民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的总结。

如上这几种民居的最大特点就是墙壁厚房顶厚。冬天保温效果好；夏天防晒效果好。真正做到了冬暖夏凉，更不会有建筑材料的辐射和对它们的过敏之虞。低碳、环保这两项桂冠戴在它的头上是再恰当也不过了。可惜的是，这样的民居在现在的农村里也是少之又少并且多已废弃了。

■民间记忆

炉火正红忆当年

□吕允山

如今，人们冬季取暖的方式多种多样。许多省城市民享受了集中供热带来的洁净与方便；年轻的上班族更喜欢便利、省钱的电暖器和燃气供暖；但是还有不少市民仍要与煤炉为伴。房间小点的，点一个蜂窝煤炉，安几节烟筒，便可过冬；房间大点的，安装了土暖气，取暖效果也不错。可是在十几、二十几年前，甚至更早以前，济南人的取暖方式只有一个：煤炉子。数九寒天的夜晚，一家人围在红红的火炉旁，烘着冻红了的手，熥着浸湿了的鞋袜，聊着家常。聊饿了，从炉子下边掏出烤得焦黄的窝头咬一口，满嘴里溢着热腾腾的杂粮香味。生活虽然贫乏，但也其乐融融，其乐融融。

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济南市民冬季取暖用的炉子有铁铸的，有自己垒砌的，还有用八块红砖砌成的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房子

上拔的空间，增加给氧量，让炉火更旺。当年由于自己掌握了这几个要领，就曾给不少人家套过炉膛。到了后来，开始推广节煤、洁净、热值更高、清理方便的蜂窝煤时，人们还是自己套炉子，由于炉膛不规则，使得型煤不好烧，容易灭炉子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蜂窝煤的推广。直到统一烧制的炉膛面世后，蜂窝型煤才逐渐在省城市民中推广开来，成为多数市民多年来冬季取暖的首选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冬季市民取暖的燃料主要以煤球为主，那时无论什么物资都紧张，煤球更是凭票按人口计划供应，每到冬季来临，人们就要连夜到煤店排队开票，开好票还要等送煤球的车卸了货，再排队装袋、过磅，没有一天的时间是甭想买上，有时排了一天队结果没货了，到第二天还得再来排队。有的人家不够烧的就拾煤核、买煤末子掺上黄土打煤饼。我们家就烧过原



煤、煤渣、锯末、刨花，甚至有时候实在没有煤了，晚上临睡觉前用捡来的树枝子把屋里烘一烘。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，各种物资供应充裕，市民取暖的燃料也换成了更方便、更干净的蜂窝型煤。而且炉具也更加节能高效，一个炉子带动几组暖气片，保证把家里烧得暖烘烘的。如今正是严冬，愿家家户户炉火通红，都暖和和地度过这个冬天。

■饮馔琐忆

菜煎饼的味道



□周杰华

在枣庄工作八年多，最喜欢吃这里的菜煎饼了。

菜煎饼是枣庄名吃，俗称“鲁南热狗”。走在枣庄的大街小巷，稍加留意便可看见做菜煎饼的摊位，它们或流动或固定，一不留神，一股浓香已扑鼻而来。菜煎饼通常用粉条、豆腐、韭菜、白菜、胡萝卜等各种常见的蔬菜做馅。把各色蔬菜提前洗净切细备用，根据顾客喜好加植物油、盐、味精、干鲜辣椒、胡椒粉等其他作料，搅拌后先放在小铁鏊子上煸炒成半熟，然后收起来放到一层煎饼上，上面再盖上一层或两层煎饼，重新用文火在鏊子上反正煎烙，烙好的菜煎饼用小铁铲将两边掀起往中间折，然后再对折成长方形即可。刚下鏊子的菜煎饼呈金黄色，外酥内软，菜馅鲜嫩油亮，集松、软、热、鲜、香等多种口感于一身，令人垂涎欲滴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碰巧晚上又没有应酬，我便直奔煎饼摊而去，心里涌起的那份高兴劲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。一卷菜煎饼两元五角人民币，饭菜兼有，营养齐全，恐怕是天下最实惠的晚餐了。丈夫和孩子来枣庄，也给他们一人来一卷，看着他们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不住地称赞“味道不错”，会忽然感觉生活真是太美好了，纳闷怎么以前就愣是没感觉到呢？

要吃枣庄最地道的菜煎饼，一定要到街头的摊位去买。宿舍附近做菜煎饼的大嫂50岁左右，对顾客很有耐心，不厌其烦地问顾客喜欢吃什么菜，放不放辣椒，是放干辣椒还是鲜辣椒，口味是重一些还是轻一些。她那动作、那眼神、那语气，是绝容不得你对其真诚有丝毫亵渎的。大嫂的摊位上总是支起一把深蓝色的大伞，夏天遮挡炎热，冬天抵御寒风。闲谈中，大嫂告诉我她下岗了，烙菜煎饼除了维持自己的生计，还要给儿子积攒上大学的部分学费。大嫂说儿子有出息，又知道体谅她，因此心里并不感觉苦。看着她不紧不慢地摊饼、煽菜、夹馅、煎烙，再和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上几句，最后当她终于把温热的菜煎饼捧给我，说一句“快趁热吃吧”，我竟然觉得自己的那点儿伤感也随之菜煎饼香喷喷、热辣辣的味道而烟消云散了。是的，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味道啊！

到外地出差，也会偶然碰到所谓卖菜煎饼的，但多半失望而归。一次回到济南，看到卖早餐的一摊位打出“枣庄菜煎饼”的招牌，心中一阵惊喜，跑过去一看，这哪是枣庄菜煎饼，分明就是济南菜盒子！还有一次是在徐州街头，路遇“枣庄菜煎饼”店铺，心想徐州离枣庄近，应该不会错。谁知走近一看，立刻没了胃口：煎饼卷着刷了甜酱和辣酱的生菜叶子！显然不是正宗的。

随着枣庄菜煎饼声名远播，有人开始对菜煎饼进行“创新”，煎饼摊由街头搬进了店铺，煎饼原料由原来单一麦子面改成了玉米面、高粱面、小米面、杂粮面，菜馅在原来基础上还增加了木耳、蘑菇、香菇、牛肉、鸡肉、猪肉、火腿等，先后开发出数十个品种，并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商标。菜煎饼的价格上去了，生意也做大了，但菜煎饼还是原来的味道吗？

枣庄菜煎饼到底应当是什么味道，依我的感受而论，枣庄菜煎饼散发的是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味道，一种平实、宽厚的味道！这是我熟悉和喜欢的味道。